



| 江右 |
新散文

内心的命令

丁伯刚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内心的命令

丁伯刚 著

| 江右 |
新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心的命令/丁伯刚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江右新散文)

ISBN 978-7-02-010575-5

I. ①内… II. ①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1198 号

责任编辑 陈彦瑾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罗翠华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97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页 3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575-5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內心的命令

筛面上的生活 (自序)

读书的时候，学校发过一套《新文学运动史料》，厚厚几大本，都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文化人吵架的文章，有的对骂单挑，有的群起攻之，红脸白脸和事佬一齐上场，还有什么双簧之类。我一本本津津有味地读完，每一页还做满密密的划痕和批注。如果说官方文学史的描述给我们提供的是一幕幕精心排演出来的舞台正剧，那么这些史料则撩开了台后幕布的一角，让我们一窥演员们形态各异、精彩纷呈的台下生活。不过看得多了，渐渐也有些无聊起来，发现这争的闹的都是些什么呀，隔过几十年的云烟，当年那些脸红脖子粗甚至拼死拼活争论的所有话题已全然过时，失去应有的价值，只剩下争论者声嘶力竭、张牙舞爪的动作剪影般固定在历史的某一面幕墙之上，就像让雨水浸渍出的一小块块污迹霉斑，显得夸张而怪异。从这里我领悟到一个道理，所有的观念和话题，特别是那种没有很高视点、受具体的时代和社会语境所局限的话题都是没意思的，是苍白的、单面的、速朽的，是被反复割裂抽干，因此僵硬而僵死的，相比而言，文章之道唯有感性生命长青。从那以后，我不只不喜欢诸如此类什么论争什么问题，甚至连表达这种问题与观念的文体，如杂文、随笔等等也一概讨厌起来，不看，更不愿写，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即便有时需要表达某种想法和思考，也尽量加以艺术化、感性化，如设置一个具体的情境，生拉硬扯弄成一篇

散文等。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规定，也是私下里的小小追求。

最近几天，把自己历年所写的一些短文四处搜拢，放在一起排排，列出目录，不免有些发愣。数量太少不说，绝大部分竟然恰恰是我素所厌恶、避之唯恐不及的那种东西，所谓随笔和杂文。即便剩下几篇我自认为的散文，实际上也没多少具有艺术性的东西，表达的仍是一种抽象的理性观念甚或概念。有一刻我简直无法相信，想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平日我辛辛苦苦所写的，怎么都是这种邦硬干枯艰涩的东西，并且明明亲手写下了，自己却似乎无半点知觉？面对这些奇形怪状的长短篇章，我就似面对一面从哪里随手捡起的明镜，头一次看清了自己的真实面目，认识到自己文学上的全部局限。真实说来，我并不是一个适合搞创作的人。多年前我就常常同朋友们说起，我的才气太差，天分太不够，尽管费尽心力扑腾，其结果只是把自己的写作生活活活弄得痛苦不堪，这基本上已说不上是什么创造，反而成了一种苦役。缺少才气与天分，说具体点就是缺少基本的艺术感觉能力和表达能力，至少，我的感性生命感性世界是残缺的，不完整的，是畸形的。二十多岁以前，我基本上没有写出过一篇完整的散文式作品，哪怕再短的东西也没有。总有许多话想说，可就是说不出，明明有许多冲动、许多感受，也是苦于无法很好地表达。有时候也能说点写点什么了，但写着写着又觉没什么意思，不值得费许多工夫来对付，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当时还自以为得意，感觉是对自己的要求高，不轻易下笔。我不知道，这所谓的没意思，这没意思的过程，其实便是一种非艺术化的过程，是从一种既定的观念与概念出发，对生活进行筛选、过滤、切割、肢解，把感性的鲜活的东西全部筛除了，只剩下一点生硬的所谓意义、意思如沙砾，突兀地留在筛面上。只有把这硬邦邦的所谓意义抓住了，我才能勉勉强强凑成一篇文章。

不只写散文的时候，平日写小说，甚至自己的日常生活，莫不如此。

记得从年轻的时候起，可能还在高中读书吧，我就渐渐养成一种习惯，喜欢用一种很激烈的态度，在作业本上画线打格子那般将生活进行认真严肃的划分，哪一块是有意义的、高贵的，是我所希望、所热衷的；哪一块是黑暗的、庸俗的，是我所厌恶、不屑、排斥的，是属于垃圾性质的，只适合蛆虫们所有的。生活分区域，生活于每个不同区域的人当然同样界限分明。我花了很大力气将生活进行切割、粉碎，然后晒干甚至烘烤，再拿来一只网眼细密的竹筛筛选一遍、淘洗一遍、过滤一遍，簸掉自认的无意义，留下所谓精华，并且所有这些动作基本都在下意识或无意识之中完成。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差不多整整一辈子了，性格各方面也调整多多，但早年的某种认定、某种划分，始终没有丝毫改变。我始终不能接受，也无法容忍某种人某种生活，包括某种行为动作、娱乐方式，比如人人都会的打麻将，比如酒桌上的猜拳行令、呼喝劝止、语来舌往，还有诸多小人物或大人物的种种世俗钻营，不说去做了，连看一眼都感觉极其痛苦。我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对这种痛苦的感受上思考上，一心要追索从这种痛苦中超脱出来的路径，追索一种我所认为的有意义的生活。为着不让自己分心，其实可能也是一种逃避吧，我还把自己严格限制在所划定的某一区域内，装在一个无形的东西之中，比如书本，比如写作，比如严格挑选的狭小交往圈子、朋友圈子。这是真正的画地为牢，是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可自己竟一直一无所知，直到今天，面对多年来点滴写就的这些文稿，才猛然有所醒悟。

从文字的表达上来看，感性生命方面的能力基本丧失，理性上的东西又根本不能具备；从生活上讲，我可能正是中外许多文学作品中所描画过的那种所谓畸零人，心智和心灵上的跛行者。生活上不在线，写作上其实更不怎么在线，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一年中的许多时间，完全不知自己在干什么，直到岁暮来临，感到又一年已基本过去，才会产生一种惶惑之感，

觉得无法同自己交代。于是匆匆忙忙摸出笔写上点什么。有时甚至几年不写，只坐在一边静等意义的出现。这么一等几十年，若有若无地冒出的一点文字，挑挑拣拣拢到一起，刚够一小捧。当然了，尽管全不知是不是所谓的意义和意思，但毕竟经过了细致筛选和淘洗，很可能也表达了我的某些真实感受真实体验，真实的内心冲突与挣扎，还有某种虽偏激却又真切的思考。至少它是自我心灵的直接裸露，未经过多雕饰。它肯定不是丰富的，也不是准确的，更不是正确的。它真的是残缺的，是僵硬、干枯、艰涩的。不过残缺的生活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残缺的体验也是一种个人体验。也许越残缺还越有特色、越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人人都得一样呢？为什么都得丰富多彩呢？以自己的残缺为这世界、为生活另添一种色彩，大概还是那些生活丰富感受细腻的人无法替代的。大千世界，形形色色，少我这一色，可能同样残缺，同样称不上丰富吧。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目 录

内心的命令

筛面上的生活（自序）· 001

辑一 自我与非我

初冬小记· 002

正月初四· 005

迟到的赴宴者· 009

博尔赫斯的夏天· 015

半边人· 018

穴居者自述· 021

往远处，往深处· 029

退守文学· 032

去水底的村庄· 035

双井道上· 039

仙人城记· 044

漂流的棉弓· 049

年关· 053

二十九岁的心情· 058

书事记· 061

虚实之间

辑二

那年的苍穹 · 070

夜雨 · 107

楼上的朋友 · 119

数清秧苗 · 128

崩溃的走湖 · 132

受难的境界 · 136

乡村写作者 · 141

战栗的手指

辑三

流浪与放逐 · 146

蒲宁及其他 · 154

面对荒芜 · 159

道具记 · 163

陈离家的两只老虎 · 168

午夜的书 · 173

元月所读之一 · 194

元月所读之二 · 206

缺憾的结尾 · 217

印象毛姆 · 220

再生人 · 222

西窗随笔 · 224

往日
书

辑
四

致朱新明 · 230

致万松生、曹八珍 · 233

致吴洪森 · 236

致程永新 · 248

致张宏 · 255

后记 · 261

辑
自我与非我

初冬小记

每星期的两个休息日，是他固定的写作时间，从清早起他就一直伏在桌前，直到写累了，才把笔很响地搁下。而写作最累的时候，往往又是阅读的欲求最强的时候，此时他会从桌边、从床头，甚至从地面随手抄起一本书，换个地方又埋头读起来。他的手头脚边堆满这种专为写作间歇准备的消遣性书籍，一般都是古代以及近现代的一些个人诗文集。这天他拿起的是一本《魏源集》，书很旧，也很脏，是用很便宜的价格从旧书摊买来的。

时序初冬，头顶斜挂着的那只太阳像个永不穷尽的漏斗，缓缓地向人们倾倒着纯而又纯的阳光。阳光下的一切干净得吓人，透明得吓人。左边远远的高楼上，有人正敲打什么，可空气却把敲出的声音向远远的右边发出去；右边远远的高楼上，又有人敲打什么，空气又把敲出的声音送到左边的远处发出去；这时若是地面敲出的声音呢，看来只好传到天上发出去了。与阳光与声浪一同在你面前传来传去的，还有蜜蜂的嗡嗡、鸟雀的啾鸣，以及在天那边如波涛一般推拥的隐隐市声。你又闻到一股刺鼻的异味，那是哪家装修房子传出的油漆味。其实左右两边高楼上发出的敲打声，可能都是装修的声音，于是你不由有些惋惜，你想这么好

的阳光，这么好的空气，是给你用来传播油漆味的吗？

在纸页上摸索了一辈子的人，实际上直到四十岁左右，他才真正坐下来进入一种写作状态，构想已久的某个世界似乎也在面前缓缓展开，与此同时，他也养成了那个习惯，那在写作的间歇随意翻阅古代一些个人诗文集的习惯。这是消遣，是调剂，同时也含有情趣上的寻求。他越来越向往着古人那种耕读之余闭门著述的生活方式，甚至希望能写一些记录自己写作生活、抒写个人真实情感的格律诗。他十分清楚这一切与他所处身的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现在人们所需要的是将精神创造与物质利益直接对等，同步转换，是将心灵上的东西一项项分门别类，标上价格，然后抓住时机卖出去。他不想与任何时潮发生冲突，他只愿在不为人注意处默默持守着。他这么安慰自己，古代那么多私人写作者，他们著述终生，不也从没以自己的文字换来丝毫经济上的收益吗？这种著述，首先应该是出于个人的内在需要，是心灵生活充沛丰盈到极点的自然流泻，而对于他的群和类来说，便可以算得上一种文化的精神的创造了。作为一个著述者，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精神创造者、文化创造者，假如他自身都没有一种基本的文化信念、精神信念，没有一个完整而充盈、能与整个外在世界相抗衡相对应的内心世界，那么他凭什么写作，这样的写作者他到底又能写出什么？

写作者的首要之处真的不在写作本身，而在于建立一个完整独立的能与外部现实相对应相交汇的内心世界。记得第一次读魏源，那也是很好的晴天，他坐在窗户前，阳光下。一股苍凉沛然之气从纸面上直冲而起，呛得他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头顶的阳光自上而下照着，纸面上的阳光则从下而上照着。在这样的光芒辉映下，他只感到自己瞬间变成了

一条蠕蠕而动的毛虫，整个现代人都成了毛虫。这刻他又一次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如此喜爱这些诗文集的原因。这些文字都是属于个人的、个性的，是来自于一个个完整而充沛的内心世界的。这样的文字是有核的。早先的那些著述者自宇宙深处脱胎而来，自身也就是一个小宇宙，是一个独立的精神存在。古人与宇宙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小宇宙与大宇宙的关系，是内宇宙与外宇宙的关系，是宇宙与宇宙的关系。而现在我们有什么？对外部宇宙认识得越深，自我感觉就越卑微、越渺小。一切完整的东西都已丧失，剩下的只有身边的鸡零狗碎，只有一种毛虫感。

夜晚来临，他仍在桌前枯坐，眼睁睁看着面前的楼房、街道及所有的市声一步步在夜色中陷落，只有一种声音如一道光，正自下而上缓缓升起。那是他从书本上看来的魏源的声音，魏源写的那种四言古诗：

出仰昊空，昊空寥落。

入对孤灯，古人如昨。

萧萧草虫，烈烈其音。

岁暮何为，只搅我心。

夜已经很深，他在灯下匆匆整理着回乡的行装。行装极简单，首先是书，一本小说，一本陶渊明诗，还有一本叫《友谊的花环》的小册子。《友谊的花环》，很难说清这是本什么样的书，书前介绍是一本随笔作品集，后面却又说成一部书信体小说，著者为英国人马修·阿诺德。此书中作者虚构了一位主人公阿米纽斯·特容赫男爵，并以编者的身份整理了阿米纽斯的部分谈话、信件和一些观点，作者借阿米纽斯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民主、革命、战争等诸多社会问题的看法。

明明自己有话要说，可作者并不愿简简单单说出。非得虚构出一个书中人物，从人物的角度，以人物独特的方式来进行表达，不知为什么，仅这种将现实生活、将经验生活加以虚拟化的方式，已足够令他无比着迷。他特意将这本书仔细收起，以留待春节期间回乡时阅读，他的春节生活也因此设计而变得格外温馨迷人。在他的想象中，与家人团聚、与乡土重逢的节日生活是一个层次，节日中的阅读生活又是一个层次；书本中的主人公生活又是一个层次，主人公所表达的那些思想和观点又是一个层次。众多的层次和空间相互穿插相互重叠，盒中套盒，回环往复，平凡的庸常的日月立即能见出一种结构，一种内在的脉络，一种意义。

他是于阴历腊月二十八日中午回到那叫汤桥的村庄的，腊月二十九，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过大年这天，从早到晚下了一整天雨。从初一开始，雨停了，空中却仍是一个劲儿往下阴，直到正月初四，在一场严霜的掩映下，太阳出来了，天晴了。吃过早饭，他由弟弟用摩托车带着，到一个叫金盆村的地方去。金盆村真像一只盆。先走柏油马路，一共要走十几里远，然后向左拐上一条沙土大路。大路一会儿爬上山脊，一会儿滑到水边，再从一个缝隙之处悄悄爬进金盆村的盆底。弟弟告诉他，也许由于气候特殊，金盆村是一个专门用来制稻种的地方，就像外面的世界在塑料大棚中生产超季节蔬菜一样。摩托车在盆底并不停留，顺着原来的大路继续朝某一个山隙中挤进去，直挤到远处一座大山跟前。这时的大山早失去原先柔和的线条，突然变得轮廓分明，骨骼铮铮，虬髯怒张，就似一只垂天的大鸟，挟带着巨型阴影，吱吱嘎嘎朝你猛扑下来。

从金盆村回到家，已近中午一点来钟，弟弟随着自己的家小到岳母处拜年去了，留下他和母亲两人，都没什么食欲，只吃了点头天剩下的稀饭，然后各自搬了凳子，到屋檐下晒太阳，不用说，他手上还拿着那本书，那本《友谊的花环》。不远处的村路上，断断续续走着些拜年走亲戚的人，更远处的公路上，同样走着些走亲戚拜年的人，以及跌跌撞撞往来奔忙的乡村篷篷车。有两只黑色的旱鸭趁着没人注意，偷偷钻进地场那边的菜园。他悄悄提醒母亲，母亲站起来大喝一声。鸭子很尴尬，歪头扭颈讪讪地退出来，过一会儿又心怀侥幸探头探脑要往菜园里溜。

在《友谊的花环》一书中，出版者并没对书作者马修·阿诺德做只言片语的介绍。他翻了下手头的一本英国文学史，得知阿诺德应该是十九世纪的英国诗人、政论家，早年诗作多取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神